

國學基
本叢書
楊 龜 山 集



書叢本基學國

集 山 龜 楊

撰 時 楊

学院图书馆
书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原序

道南一脈。眞派相承。逮今六百餘載矣。莫爲之前。孰啓其後。而理學人文之盛。綿而不窮。閩人士其可忘所自乎。龜山楊先生游程氏之門。當時一堂講習者。若游若呂。若謝皆同門友。拔出儕輩。而明道夫子獨於龜山之行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則是開閩學之淵源。接引來者。實自龜山先生一人始。在明道固已早勞也。夫當先生時。士子獵取科第。幾數十年。一登進士。率皆奔走仕籍。卽求其矯然自好。謹難進之節者。已鮮其儔。安望能虛己從人。成名既六載。猶執弟子禮。以至於強仕之年。且立雪師前。好學勿倦如先生者。宜乎載道而南。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三傳而朱紫陽。他若蔡氏西山九峯黃氏勉齋陳氏北溪輩相繼而興。海濱稱鄒魯焉。雖然。此非獨閩人士之幸也。自先生官蕭山。道日盛。學日彰。時從游千餘人。講論不輟。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而波及四方者。能無泝源於閩哉。向使濂洛而後。不有龜山。則豫章延平。烏在爲見知之皐禹。俾河南周程之學。得朱子而集其大成歟。顧嘗謂道之傳也難。而道之行也亦難。先生弱冠登第。年七十猶自縣令權教授事。越明年。乃得召入祕書。陳時政得失。未幾侍經筵。爲祭酒。復以攻擊奸人。力排邪說。不見容於朝。以去。夫區區一秩碌碌州縣。殆將老矣。而謦諤大廷。雖及兩載。究未有以盡其用。道之難行。蓋如此。抑又聞之。遇有汙隆。道無顯晦。先生行年八十有三。自始進以迄退處。憂勤惕厲。歷始終如一日。若夫啓佑後人。鼓一時聾瞶。用綿河洛之緒於不墜。道之所以傳固卽

道之所以行也。噫。五星聚奎。應運而出。開中州道脈於前。長星垂象。應期以生。肇八閩道統於後。豈非天哉。讀是集。可以知先生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孔序

余不肖。叨仕延郡。於今上甲午中秋前數日。緣將樂邑令呂君取入科場。奉憲檄暫攝其政。獲謁龜山先生祠。得遇賢裔諱令聞。暨諸道契。一一接晤焉。繼惠先生文集屬余序。余不禁爽然自失曰。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將以序先生之道德耶。先生道德自卓千古。將以序先生之事功與學業耶。先生事功學業。自在天壤。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亦就夫先生之卓千古天壤者。強而複贅之可乎。因思六籍後。儒者著書垂遠。固在揆道樞。彰學奧。揭日月而行之。爲世範士翼。非第繡鞶輓爾也。故文一而已矣。有學士一時之文。有聖賢垂世之文。夫一時之文學。欲其博。詞欲其工。格欲其古。或感事而發。觸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語。雖其間有至有不至。則言成一家。亦足快炙一時。若乃垂世之文。則有異言。不本於聖賢者。不以著說。事不原於忠孝者。不以教人。崇正黜浮。羽翼經書。繼往聖。開來學。其道脈薪傳。歷千百禩而益光也。此其人自鄒魯以還。不可數見。惟龜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氣質純粹。得於天性者深。本於地靈者復厚。生而穎異。長而神明。理固然也。方其矢志聖修。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北學於中國。載道而南。上接洙泗之傳。下衍濂洛之脈。一時被其澤。百代宗其業。猗歟休哉。人稱程氏之肖子。予謂聖門之功臣。盛德大功。誠莫與京矣。斯豈一時文士流。學成其學。詞成其詞。格成其格。自爲一家言者。所得而襲取之哉。雖然。吾猶有志焉。俾讀斯集也。法以誠正節概以立朝。自爲社稷倚賴之重。法其慈和誠求以親民。自爲民人攸

寄之隆。抑能法其毅然自命。專心致志。尊師樂道。以礪學。自造明心見性聖統淵源之極。況闡爲天下才
藪。績之厚者。流自遠。靈源玉華。又極天地孕毓之奇。繼先生而起者。自必有人。吾固爲賢裔勉諸。猶共爲
鏞士勉諸。時順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尼山後學孔興訓謹識。

王序

自唐歐陽詹以詩文爲七閩倡。閩之人士聯翩鵲起。霞蔚雲蒸。猗其盛矣。迺聖賢之奧。性命之蘊。則若有待焉。有宋名儒輩出。幾以百數。鼓吹正學。羽翼聖經。上傳洙泗。下接濂洛。海濱之士。稱鄒魯焉。然破荒開闢。實自龜山先生始。先生閩產也。北學於中國。程氏之門。皆西北之士。得先生也。晚西北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道脈南來。宗師百代。先生之功。卓乎偉矣。歷世以降。末學多歧。家立門徒。人竊臯比。豪傑之士。於是恥之。然儒有真派。學有嫡傳。施襲孟冠。未可襲而取也。先生天資純粹。襟度曠夷。海闊天空。浩然無際。而道必求諸師。行必求諸禮。立朝則以社稷爲重。爲政則以親民爲先。當其安於州縣。不求聞達。力學不倦。守正不阿。及稍進用。則首排和議。專黜安石。至若撤燕兵。振威望。一統帥。罷奄寺。爭三鎮。問肅王。卓然正氣。炳人耳目。又先生之舉也。實繇元長。而攻擊其奸。不遺餘力。其造養之深。學問之純。出處之正。經濟之大。此豈世儒所得而襲歟。世之浮慕者。竊之。形求者。疑之。且謂儒術之末效。彼靖康之禍也。殆如臥者望之。殺然黃。其色若死青之茲。雖公秉淳于奈之何哉。先生之後。聖學大明。岷海宿海。實維伊祖。原乎巨星垂象。義熙先兆。應期五百。名賢篤生。豈偶然哉。道再四傳。楊羅李朱。一脈相禪。此猶儒者之大宗也。予寓延日久。四先生皆延產也。居其地而被其遺風。佩其文而想見其爲人。也有日矣。且兒曹一會。曩叨鐸西鏞。與先生裔孫令聞暨諸文學。稱道契焉。兵燹之後。文集殘闕。聞生重付棗梨。余故忘陋。序之如此。古

楊龜山集

王序

雄後學王孫蕃譔。

楊龜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宋史本傳

奏狀

表

經筵講義

卷之二

語錄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啓

記

序

楊龜山集 目錄

卷之五

題跋

雜著

卷之六

哀辭

祭文

狀述

誌銘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宋史本傳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自少穎異。及長。天資夷曠。不爲崖異夸絕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進士。調汀州司戶。不赴。往師程顥。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時。設位哭之寢門。以訃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時嘗疑張載西銘近於兼愛。與二程往復辨論。卒聞理一分殊之說。杜門力學者十年。始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官張舜民薦除荊州教授。浮沈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公卿大夫皆尊信之。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往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宣和五年。蔡京因傅國華薦。召赴都堂審察。以足疾辭。六年。再召爲祕書郎。詔旨敦迫。旣至。遷著作郎。面對奏曰。堯舜允執厥中。成湯執中。先朝熙寧紹聖崇寧皆反之。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時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固根本。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區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志。一有緩急。禁軍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時因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又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

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聳動觀聽。漢之汲黯。其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并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可以制勝。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亟宜去此三者。又上言。今勤王兵四集。而不立統帥。雖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衄。況諸路烏合之衆哉。至如童貫等死有餘辜。朝廷置而不問。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極言三鎮不可割。欽宗立。復抗疏言。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越數千里。犯人國都。此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反割三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自攻也。又聞挾蕭王以去。此敗盟之大者。宜以爲問。責其負約。又姚古救太原。擁兵不進。疏請誅之。皆不報。會太學生伏闕訟李綱。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上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安石實啓之。當時司馬光嘗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已大驗。其著爲邪說。故壞學者心術。以塗其耳目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事。安石乃言陛下能行堯舜之道。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其後遂有應奉花

石之事。又鳧贍詩末章所言。本謂能持盈守成。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安石倡爲異說。以啓人主侈心。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其邪說流禍。至於今日。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詔從之。又言。近日褻元祐黨籍。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言官未及鄒浩。皆得次第牽復。又著三經義辨。請毀三經板。時士子獵取科第。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議論紛然。諫官馮澥上疏力詆。時遂乞罷諫省。除徽猷閣直學士。改待制。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召爲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尋兼侍讀。三疏乞修建炎會計錄。并恤勤王之兵。及寬假言者。旬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德器早成。淵源有自。其推本孟氏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晚居諫省。僅九十日。闢王氏排和議。其功甚大。子五人。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最知名。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敕命。未敢祇受。已送祕書寄納。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尙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勳德之後蔚有典刑篤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懷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聖旨學官等竝罷臣自罷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卽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輕學術謬愆無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尙賴天度包荒未加竄殛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高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

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三日^{十六}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天聽。陛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陛下迫於公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四^{二十}
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奉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六月}
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六月}
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

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十八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搢紳。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十八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睿恩誤被。蔀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爲安樂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十五日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睿慈。曲垂矜憫。未卽棄捐。尙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

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十七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祇奉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躡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郎。未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十二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惓誠。上干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爲華選。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實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七月二十一日申省
狀附後建炎元年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